

2025年第19期新闻稿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罪行



《如果橄榄树知道》，马拉克·马塔尔（巴勒斯坦）作于2025年

亲爱的朋友们：

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。

1948年，新近成立的以色列政府夺取了巴勒斯坦**78%**的土地，并将超过一半人口（75万人）驱逐出他们的村庄与城镇。这一行为无视了联合国大会**第181号决议**（1947年），该决议呼吁结束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殖民委任统治，将巴勒斯坦分治为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。这一过程后来被称为“纳克巴”（Nakba，大灾难）。

巴勒斯坦人聚集在加沙、约旦河西岸、东耶路撒冷及周边阿拉伯国家，希望能尽快回到家园。事实上，联合国大会**第194号决议**（1948年）指出：“希望返回家园并与邻居和平相处的难民，应在条件允许的最早日期获准返回，并应获得赔偿。”然而，这一切从未发生——巴勒斯坦人至今仍在等待那个“条件允许的最早日期”。

1948年9月，巴勒斯坦人在加沙仓促组建了“全巴勒斯坦政府”（All-Palestine Government），试图以一种主要是象征性的方式对被盜的土地行使主权。包括总理艾哈迈德·希尔米·帕夏·阿卜杜勒·巴基（Ahmed Hilmi Pasha Abd al-Baqi, 1882—1963）和外交部长贾迈勒·侯赛尼（Jamal al-Husseini, 1894—1982）在内的许多官员来自巴勒斯坦的精英家族，他们的政治视野深受这场巨大浩劫的影响。1949年停战协定（在1948年战争结束后由以色列与埃及、黎巴嫩、约旦和叙利亚签署）使得未被以色列占领的大部分土地落入约旦和埃及的控制之下：约旦控制了如今的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，加沙地带则由埃及管理。



《收获间隙1号》，萨玛·谢哈迪（巴勒斯坦）作于2017年

1967年，以色列夺取了约旦河西岸、东耶路撒冷和加沙。联合国维和部队撤离该地区。在这场后来被称为“纳克萨”（Naksa，挫折）的第二次大流亡中，至少有75万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。同年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**第242号决议**，呼吁以色列结束对这三地的占领。从此，联合国开始正式将这些地区称为“196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”。在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（UN’s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）成立之后一年，即1999年10月，联合国正式采用“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”（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, OPT）这一称谓，用于指代加沙和约旦河西岸（包括东耶路撒冷），直接引用了1949年《日内瓦第四公约》（Fourth Geneva Convention）中“被占领领土”的表述。这一称谓明确界定以色列持续占领OPT的行为违反国际法，包括其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、约旦河西岸**隔离墙**、对东耶路撒冷的吞并，以及对加沙的**封锁**。

自2023年10月以来，以色列在加沙对巴勒斯坦人的**种族灭绝**行动进一步升级。在OPT的其他地区——

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——以色列的行动也愈加激烈，但由于加沙的惨烈暴行，这些地方并未获得应有的关注。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与巴勒斯坦拉姆安拉（Ramallah）的比桑研究与发展中心（Bisan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）合作，制作了第19期“红色警报”《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罪行》（Israel's Crimes in the West Bank），介绍了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局势。比桑中心成立于1989年，特别关注妇女权利，是巴勒斯坦领先的社会研究机构之一（例如，其2011年的**报告**就是OPT性别暴力问题的里程碑式文本）。在本期“红色警报”中，我们将仅依据联合国的记录，呈现以色列在OPT这些地区对巴勒斯坦社会发动攻击的事实。



奥斯陆二期协议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

1995年9月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（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, PLO）与以色列政府签署《约旦

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色列—巴勒斯坦临时协议》（Israeli-Palestinian Interim Agreement on the West Bank and the Gaza Strip，又称“奥斯陆二期协议”），启动了一个旨在最终在OPT部分地区建立一个毗邻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国的进程。OPT仅占历史巴勒斯坦（即英国委任统治下的领土）的22%。换言之，巴勒斯坦人仅剩不到四分之一的历史领土，而在这些土地上，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实权。临时协议签署后，约旦河西岸被划分为三类区域：

1. A区：理论上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完全行使民事与安全管辖权，占约旦河西岸的18%，相当于历史巴勒斯坦的3.96%。
2. B区：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行使民事管辖权，但安全控制实际上由以色列掌握，占约旦河西岸的22%，相当于历史巴勒斯坦的4.62%。
3. C区：由以色列完全控制，占约旦河西岸的60%以上，相当于历史巴勒斯坦的13.42%。

实际上，按照奥斯陆二期协议的逻辑——在吞并东耶路撒冷并占领加沙之后——以色列控制着历史巴勒斯坦地区的97%。



《阿里的窒息 2号》，拉哈夫·哈吉（巴勒斯坦）作于2024年

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窒息处境

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行动旨在让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。对**人员流动**的控制与限制，使巴勒斯坦人几乎不可能教育青少年、雇佣成年人。在2023年10月之前，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设有**590**个路障和检查站，自那以后增至近**900**个，几乎完全阻断了基本社会活动。巴勒斯坦人已无法**获得**农业生产所需的水源与土地，以及体面生活所必需的**饮用水**。以色列将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（UNRWA）**犯罪化**，严重扰乱了该机构的运作，导致巴勒斯坦难民（约占生活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口**四分之一**）无法获得基本教育、医疗和就业服务。

流离失所与非法占有

以色列正在约旦河西岸实施种族清洗，利用枪击、大屠杀、性暴力以及摧毁房屋与农场等手段，更加迅速地将人们驱逐出土地。自2025年1月发起“铁墙行动”（Operation Iron Wall）以来，以色列军队已强行将8,255户巴勒斯坦家庭从杰宁（Jenin）（3,840户）、努尔沙姆斯（Nur Shams）（1,910户）和图勒凯尔姆（Tulkarm）（2,505户）的难民营驱逐出去。这些家庭都是在1948年纳克巴中被种族清洗的巴勒斯坦难民的直系后代，从那时起一直被剥夺回归权。除这些难民营外，2022年1月至2023年9月期间，以色列的占领部队（包括正规军和武装定居者）**驱逐**了28个巴勒斯坦社区离开他们的土地，并在2023年10月至2025年4月期间摧毁了约旦河西岸的3,500多座建筑物，包括民宅、牲畜棚和蓄水池。



《反抗》，哈宁·纳扎勒（巴勒斯坦）作于2022年

死亡、逮捕与酷刑

自2023年10月以来，以色列占领部队已在约旦河西岸**杀害**约900名巴勒斯坦人，其中至少包括190名儿童，并造成8,400人受伤。考虑到当地的人道组织难以充分记录以色列所实施的暴行，而该地区的机构已因种族灭绝和持续占领遭受严重破坏，实际数字很可能被大幅低估。自2023年底以来，以色列占领部队逮捕了15,000名巴勒斯坦人，其中许多人被归入“行政拘留”类别，这种拘留无需正式提出指控（由于律师代理受到严重限制，这些数字可能被低估）。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，已有超过65起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监狱、拘留中心和集中营中被杀的记录。性暴力在这些集中营中司空见惯。

比桑研究与发展中心、国际人民大会（International Peoples' Assembly）以及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呼吁知识分子、民间团体、政治和社会组织，不仅要密切关注加沙的局势，也要关注OPT的其他地区。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不能被忽视，更不能任其逍遥法外。



《加沙》，奥德·阿布·纳赛尔（黎巴嫩）作于2023年

法德瓦·哈菲兹·图坎（Fadwa Hafez Tuqan）于1917年出生在巴勒斯坦城市纳布卢斯（Nablus）。她于2003年逝世时，她的城市已处于以色列军事统治之下，成为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一部分。诗人马哈茂德·达尔维什（Mahmoud Darwish）为她写下悼文，反思她与其他人一样，必须在1948年与1967年的天翻地覆中写诗。“在灾难时期，诗人做什么？”达尔维什**问道**，“突然间，诗人必须走出自我，

进入外部世界，而诗歌就是见证。”她最著名的**诗作**之一是《海鸥与否定之否定》（The Seagull and the Negation of the Negation），**发表**于1979年11月15日耶路撒冷的《阿塔利亚》（Attali'ah）周刊，该刊于1977年至1995年间发行，刊载巴勒斯坦左翼的声音：

它划破地平线，劈开黑暗，
掌控蓝天，在光之翼上疾驰——
扭转、翻飞、再翻飞。
它敲响我幽暗的窗，令窒息的沉寂颤抖：
鸟儿，你带来的是好消息吗？
它将秘密告诉我，却未吐露只言片语。
然后，海鸥消失了。

鸟儿，我的海鸟，我如今明白
在艰难时刻，身处沉默的隧道中，
一切都会改变。
种子即便在死者的心中也会发芽，
晨光会从黑暗中迸发。
我如今明白，
当我听到马蹄飞驰、死亡在海岸回荡的召唤时，
洪水来临之际，
世界将被洗净其悲伤。

鸟儿，我的海鸟，从黑暗深处飞起，
愿上帝保佑你带来的好消息。
因为我如今明白
有些事情发生了……地平线分开，家园迎来了日光。

热忱的，

Vijay